

关注

专家研讨新文旅视野下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与趋势

影像助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许莹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古兹曼曾这样阐述纪录片的重要性。纪录片作为忠实的记录者和传播者,既是表现中国历史与当下的重要载体,也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新文旅语境下获得了较快发展,《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辉煌中国》等一系列制作精良的作品受到广泛好评,其传播也有效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10月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举办的新文旅视野下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与趋势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纪录片对旅游产业的推广和文化提升”、“新时代语境下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跨媒介融合语境下,当下国产纪录片的传播渠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通过影像助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要负责人韩子勇谈到,纪录片是衡量一个国家和人文发展的重要尺度。连绵不绝的悠久历史文化为我们积累了海量的文化资源,40年的社会巨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一切为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的生活比虚构的故事更加精彩,只要我们以诚恳、扎实、富于韧性和耐心的态度去记录,就能够作出很好的成绩。

新的旅游方式潜移默化改变影像书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成长和修养的方式。走到远方,增加见识,摆脱成见和狭隘,这是人类理想中的生活状态。从个体角度而言,人如何去选择远方,想要什么样的远方?阅读书籍可以实现,纪录片作为视觉影像,更能直观生动地给予民众答案。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戴斌通过对“十一”黄金周及2017年全年的旅游数据统计分析,认为当下旅游已成为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旅游市场中的游客也呈现出了十分活跃的个体话语权,消费需求的多样化意味着需要更加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予以满足;中国视协理论研究室主任赵彬认为,今天的民众旅游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不再疲于奔波,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深度游、分散游,游客对景物、食物的体会更为深刻。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民众生活方式在影响、改变着我们的纪录片创作,特别是非宣教类纪录片的叙事手法。例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常用特写镜头,镜头聚焦于肉丝、采集松茸的草丛……与此同时,它是以家庭为单位讲述故事的,影像里不论食物的采集者还是制作者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传播平台央视新闻频道和纪录频道所面对的也是家庭观众,它的成功得益于适应了老百姓新的旅游方式与家庭问题。再如《我在故宫修文物》,该片细腻呈现了文物的种种细节,与当下



民众深度游的方式相契合;影视研究所研究员秦喜清认为,新文旅纪录片的界定需要明确纪录片到底靠“文”还是靠“旅”?涉及跨界就有重心。如果纪录片为旅游服务,重点在“旅”,我认为这属于宣传片的范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茶界中国》《航拍中国》等最初的出发点并非为了推动地方旅游,而是播出后与人们的客观需求不谋而合。新文旅纪录片的目的性不要太强,还是应当以间接带动旅游发展取代直接描述旅游发展。

纪录片的动人之处在“人物”

纪录片中的“人物”是沟通作品与观众情感的桥梁。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看来,没有人的纪录片是很难打动人的。这就如同卖车广告中并不会详细介绍车的性能,而是将车与美女联系在一起;钻石广告并不会具体讲钻石的质地,而是用钻石来比喻永久。它们都是通过意义的转换将实物变成一种情感依据。纪录片也是如此,讲究情感认同。然而现在许多诸如讲酒、讲茶、讲武术、讲中医的纪录片很难打动人,钟大丰认为关键还是要写出背后人的命运与故事,表现这些东西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的状态。北京大学教授陆地指出,当下纪录片在选材方面集中呈现出“大”、“颂”、“静”三大问题:纪录片若都聚焦于长江、黄河、长城等“大”的事物就很难有大突破;纪录片若逃避现实问题,一味歌颂,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纪录片若只对静态的事物进行拍摄,就窄化了纪录片的取材范围。纪录片导演潘志琪结合自身从业经验谈到,显现民俗、风光的中国纪录片放在国际视野下已经不新鲜了,国际范围内对中国故事的自觉期待已经发生变化。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讲人的故事、讲共通情感的故事恰恰可以自觉跨



越文化的障碍与隔阂。

不同载体带来丰富美学呈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左衡研究员认为,就旅游影像的载体而言,大概有三个:第一个是大银幕,通过剧情片的方式推动旅游的发展;第二个是电视,现在热门的与旅游相关的纪录片多是在电视上播出的;第三个是手机移动自媒体,手机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者”。这三类载体彼此互动,大银幕可以确定美学标准,并把美学标准辐射到手机自媒体中,使移动自媒体的拍摄能够让电影、电视捕捉到现实的动向和发生的事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刚认为,由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跨媒介传播给纪录片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渠道,纪录片的创作方式越来越多元,同时纪录片的创作也需要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进行叙述方式和语言方式的转变。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大胆进行了一场时长革命,每个片子只有5分钟时间,这种短时长非常适合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与此同时,该片在叙述方式上运用动画以及绚丽的特效,配合俏皮简短的旁白语言,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当下,纪录片的传统工业体系或者产业模式发生变化,这是新媒体反推纪录片产业的结果,但就整体而言,中国纪录片工业体系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完善。

纪录片借「一带一路」东风出海

□黄海贝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首尾相接,沿线国家总人口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同时也为中国影视“出海”,提供了广阔的文化市场与契机。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一带一路”成为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开幕当日,举行“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立签约仪式,近30个国家的电影节或影视机构代表汇聚一堂,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其成员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俄罗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等。日前,2018年“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高峰论坛在西安举行,论坛就如何进一步加深丝路国家之间的文化、影视交流和发展进行了讨论和沟通。

过去几年,中国纪录片借助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的东风,不断探索影视“出海”,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6集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于9月5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摄制组足迹跨越亚、非、欧、美四大洲,对“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国内新疆、福建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工作进行深度拍摄。以全面解读“一带一路”重大构想为主题,以反映“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及沿线国家地区带来巨大变化、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主要内容。用事实和实例印证“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合唱的宏大主题。

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最先扬帆“出海”的是纪录片。近几年,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五洲传播中心为代表的行业领军机构,积极筹划在海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中国纪录片播出平台。目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已开播印尼“Hi-Indo!”频道,柬埔寨“Hi-Cambo”频道,以及在南非、尼泊尔、阿联酋、塞尔维亚等开设了一批中国频道和节目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办《丝路时间》纪录片栏目,其中的《丝路时间》在全球21家电视台通过14种语言播出。像《舌尖上的中国》《精彩中国》《航拍中国》《自然的力量》《极地》《生门》《超级工程》《敦煌》等优秀纪录片,成为向全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重要窗口。2017年5月肯尼亚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之际,纪录片《我的铁路我的梦》在非洲知名电视平台播出,仅肯尼亚国家电视台就播播了77次,受众近3亿人。

2016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电视台在阿拉伯广播电视节上倡议发起了全球首个以“丝路”为纽带、面向全球的国际影视媒体联盟。在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市场运作、循序渐进的原则下,在国际合作拍摄、电视栏目联播、信息共享交流和海外联播活动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和一系列成果。两年多来,“共同体”成员已扩充到51个国家和地区的103家机构。

影视合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佳途径之一。非虚构叙事的真实性、影像表达的生动性,易于跨越文化间的障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理解。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成员之间共同策划、投资、制作、发行的《孔子》《东方主战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地球宝藏》《龙潜深海》等纪录片,相继在国际主流媒体播出,获得各方面的好评。

近日,2019年“金丝带”多国合拍系列纪录片《我看今日丝路》正式发布启动。海外媒体联合拍摄团队将以亲历者的视角,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深入丝路沿线城市、地区进行拍摄,用镜头寻找、记录丝路的历史和今天,探索丝路文化的真谛。

“一带一路”为纪录片“出海”提供了平台和通道,中国纪录片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但如何让姓“中”的纪录片,走向更多的沿线国家,嵌入当地人的日常收视习惯之中,承担起文化输出、交流互鉴的功能,新时代的纪录片必须不断提高竞争力。

竞争力的核心在于质量。中国纪录片“出海”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借助国际话语体系传递中国故事,简言之“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央视拍摄的《第三极》已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直接采购,将在其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网络上播出。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相比南极、北极,它是唯一有着人类丰富生存活动的极地带。《第三极》全片近40个故事,以自然为背景,以人物为中心,反映了极端环境下,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状况。《第三极》从小切口出发,故事性强,细节感人。一系列国际化的拍摄手法、叙述手法,大大拉近了中国制作的纪录片与海外观众的距离。大型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首创以外国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辅以大量一手珍贵资料,引导全球共同声讨战争暴行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反思战争与和平,引起极大反响。

2000多年前,丝路沿线国家的前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把所在国最优质的物品、最灿烂的文化,“送出去、引进来”,各国在这条漫长而又神奇的贸易和文化通道上广泛收益。今天,用纪录片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是新时代对中国纪录片工作者的呼唤。同时,要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通过纪录片将中国的故事和国人的形象,更好地推送到世界人民面前,让他们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同。

凝望一眼 守护千年 《国家宝藏》第二季正式启动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打造的重要精品项目之一,《国家宝藏》第一季以“纪录式综艺”节目模式,创造性地践行了“让文物活起来”的指示精神,获得了社会各界及海内外的热烈反响。历经半年多的探索磨砺,10月9日,《国家宝藏》第二季节目于故宫博物院正式启动。

如果说第一季最难的是没有方向的全新原创,那么第二季最难的是“变与不变”的纠结与抉择。《国家宝藏》第二季将继续由央视和故宫强强联手,观众还将看到熟悉的舞美、熟悉的环节、熟悉的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听到熟悉的来自那英的《一眼千年》。第二季全新加入了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它们从第一季的八大博物馆(院)手中接过了讲述中国故事、让国宝活起来的接力棒。与此同时,“国宝盒子”会以更为震撼的体量和视觉效果呈现在观众眼前:节目将融入音乐剧、舞剧、民族器乐剧等更多艺术手法,让国宝活起来的方式更丰富;会请上不一样的27组国宝守护人,讲述不一样的国宝、不一样的荡气回肠与前世今生。未来,《国家宝藏》还会将节目音乐集结成专辑回馈观众,并在每期节目中为观众增加一个抒发心中感慨的尾声,在线上为大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互动空间。

《国家宝藏》启动仪式现场,参加第一季节目的九大馆长全部到场,共同为《国家宝藏》准备了一幅“长似少年游”的字,九位馆长还分别送上墨宝。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说:“这五个字是从书圣王羲之的草书《兰亭序》中集字而来,表达了我们对于《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祝福。“长似少年游”,是希望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古老而生勃勃,出游五千载,归来仍是少年!同时希望《国家宝藏》节目可以不忘初心,一直做下去”。

(许莹)

新作点评



此心安处是吾乡

——评电视剧《远方的家》

□何振虎

三四年前的我听闻《老漂》的创意和计划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选题,但另一方面也怀有一丝担忧,因为这一题材要面对许多问题。今天,“老漂”的创意变为《远方的家》,在我看来,由“老漂”到“远方的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一种主题深度的开掘,一种境界的提升,一种由现象到本质的提炼。

《远方的家》对于河北影视剧创作的类型拓展有示范意义。在梳理河北影视剧发展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正如文艺评论家仲祥提出影视“河北现象”时说的,河北影视剧创作偏好革命历史题材和英雄题材,在这方面形成了优势。但也暴露了类型单一、现实生活题材创作不足的劣势。“河北现象”之后,河北影视剧创作继续深耕细作传统优势题材,推出了《太行赤子》《李保国》《最美的青春》的同

时,提倡和鼓励类型的拓展,特别是紧贴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近几年河北的制作单位推出了《我的爱对你说》《有爱才有家》《大年初一立春》等多部都市生活剧。《远方的家》便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可以说,河北影视剧类型拓展的尝试有了卓有成效的标志性作品。

河北影视剧创作一直坚守现实主义道路。《远方的家》

取得成功也得益于该剧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开拓。

一是该剧对生活现实的充分观照。“老漂”现象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城市化带来的一种人口迁徙和聚集现象。剧中涉及了现实生活里的养老、啃老、中老年就业,以及黄昏恋、代沟等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并没有成型的答案和成熟的解决办法,该剧没有回避,而是试图通过剧中的故事和人物找到解决的手段,这体现了主创者的责任意识和良苦用心:在漂泊北京的老年人和大都市现代生活的疏离感中,在风波与争吵、纠结与艰辛的日常琐碎中,诠释庸常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切入人性深处的温情,触摸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令人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慨。剧中传达的人文关怀,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群体,对快餐化、碎片化、娱乐

化生活状态下挣扎的心灵,都是一种抚慰与救赎。

二是平视的叙述视角使剧作更接地气。剧中人物的形象不是高大全的,各色人等均属于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居、亲戚或朋友,如宋明娟的爽朗泼辣,富伯恒的贫嘴“油滑”又热心,罗孝庄骨子里的高贵加上古道热肠,宋明亮有点“作”,宋飞的富于理想与稚嫩……他们性格各异,有优点也有缺点,在故事中不断成长。剧中的故事不追求传奇色彩,不在意大开大阖,情节宛如生活流,甚至有点琐碎,但绝不悬浮,它们弥漫着烟火气息,可望而不可及。这些使得该剧与那些远离尘世、架空编造的“悬浮剧”形成鲜明对比。

三是既保持了生活的质感,又极力透视和寻找生活的本质,在平实的风格中传递出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全剧以宋明娟的北京际遇为主线,她与欢喜冤家富伯恒“化敌为友”渐生情愫,与哥哥宋明亮在争执冲撞中找到亲情、与粗鲁不合的张玉莲发展出意外的友谊,从中凸显出生活中的真善美。“老漂”宋明娟由进京依附儿子到独立创业,再到为进京老人筹建“安乐窝”,从人格上完成了对个人幸福的超越,那是从小家到大家的转化,是对老年人优秀的一种领悟,是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优秀文化传统升华出的新境界。故事在原生态再现生活的基础上,按照未来生活应该呈现的面貌来发展,这是“未来已来”——摒弃和突显这个时代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代表主流趋势和走向的元素来完成剧作的结局。

该剧老戏骨演员们自然朴实的传神表演,达到了大象无形的境界;语言(台词)的生活化中透出的哲理性,带着某种大音希声的意味;正剧故事里包含的喜剧细节和喜感色调,中和了题材和故事固有的苦涩和辛酸;而细节的追求,譬如手巾、风琴,都成为情节推进的支撑点。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编、导、演的匠心,支撑起作品的平实风格。